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歸田藁十四

題跋

跋劉資深墨莊後

雍虞

集

伯生



清江劉氏墨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莊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為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

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
墨莊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
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
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
也善為田者將為嘉穀子將為稊稗子勉於耒耜之利子將
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當焉播焉其有獲也
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為實可以衣被
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雖不

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以為樂而不待於偽為也惟
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為
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
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于郡人聞艾氏最
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
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
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
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二有
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即

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
為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于宣蓋
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
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
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後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 廟堂裨贊

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亾士習卑陋以
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
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恠為青

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
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
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
公孫之來慰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
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
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
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隱然太山巖_氣之勢又豈硜
硜悻_者之所為哉相望纔三四年而風聲習_氣邈乎遠絕
敦厚之風猶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

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
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
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
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
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
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韓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勳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
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
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
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

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疎弱者蓋
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
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
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
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
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井雙
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
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

崇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
相望始數十人衣冠文獻歷三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
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馮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
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
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
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兩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
能保族于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
其所在以奉承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于涓涓松柏千仞起
於豪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薦賢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

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
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
絕于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
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
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
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蓋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
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
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
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

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于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為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曹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為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

之至也曾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為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

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
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
自宗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
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
為郡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
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
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
于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
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集亦嘗得見其承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
卓卓有述者及他即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
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
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
氏自清江來金溪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
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為三臣編何其備哉噫詩書
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真蹟當時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歎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

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時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晏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

精切非一槩悠々之論且年亦過年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
乃能切々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學者
凋喪古道闕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
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三月 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
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
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
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
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
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

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
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參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
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
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疾之言蓋有
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于此而不得自已于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集
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于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
事而不以為襍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

惛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之簞食豆羹蜂蟻之螫破釜之失而歎焉以動執焉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瓶甌甕盎
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
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于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
者漠然于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
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

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清焉有以擴
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
為記之其子盡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
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
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
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巖固猶思小人
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之量為世所咨嘆至乎顏子目
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畧
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
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

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
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
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
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
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
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蘊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
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

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
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得仁命其子宗蕃
裝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宗嘉熙己亥之歲我
王姑歸于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墅陞正即封宜
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歿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察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國
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通行都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遣書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為運屬之孫矣其欲為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以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

于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吳郡其三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宗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肖似徒保遺書以與德仁相從于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歿後之子孫尚有攷于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惟筆精墨妙嚴勁

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搗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為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濟夫之謂歟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

三十年終為其諸孫昶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鏤鄒之劍終歸於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畫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于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摭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以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迩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飪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

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為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暮適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者如此而歎然猶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為顯官于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子

題學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為六書之說頗為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宗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郟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人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木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靈可知矣是以郟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木戰破汴在頃刻而檜獲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克世錡皆以其兵南歸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木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荅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案朱子荅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尔因北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

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

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日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蓋以儼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

幼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做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文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

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叅費葉公軍事立功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從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率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屢有脩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魏公於貴
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々忠本朝
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
曲之夫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
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于二百年之表故謹書
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
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
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

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
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
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
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子孫先
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僕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
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為德則難言
也一世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

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于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
度為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張先生四世有
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澹以為有志
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
祿久則又以為不足熱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
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
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
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已君子亦求其在
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
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為台

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矣前史官雍虞
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宗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
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
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
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舉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
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
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
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

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叅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傳路手卷

盱江傳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惠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叅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叅政書清潤完整文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末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

早歲脩整客諸公間風采蘊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史為鹽官路為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于方來者乎

題蘓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雒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雒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云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雒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
寶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間居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
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為疏其行事爵里之
一二而集目障為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二十二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篇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叅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寢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
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
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
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
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題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
若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
雖頗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
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泆上尊宥之篚實荷
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顛蒙學尤迂
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于今日
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烟二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

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菑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
出畫遂偃偻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
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
清燕念簪履于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
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于仁壽皇
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

涓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顛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霑草
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雖固陋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紬書已納於
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良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漑醇醲衣
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虞于
盈滿茲蓋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

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顛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歸田藁十五

雍虞集伯生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體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

者何嘗十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地歲月之久閭閻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予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為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為功乎且公之為德忠厚而謙抑盛名譽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守燕琦為之啓諸藩宣之後

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久矣閭閻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為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以為言而史臣韓愈氏為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羣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訐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

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闡寬裕有容其分政
而來也歛妙用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
宰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
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思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
信惠所及晷月討平于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
輸無闕所部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
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
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灾公親率有
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
私財為糜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 以給之民又大
悅然則是不可以不書已乃復使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

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
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
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為次第
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
於穆聖皇顧設南服選于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于湖
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做理公來匪亟赤舄
几二盜在海壖勞我師于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
歸司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
休二以懷遠人鄙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二印
印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既安既久成績不有曰惟
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

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
毋以公歸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
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
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
夫諳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三寶仕邑
士彭炳所為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
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
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
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貺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

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
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為邑區別
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畧相等也自民產之
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為一家以受役并合之賦力不
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
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
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
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
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
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
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

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為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為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脩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壘石以為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平

糶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糶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為爰舍資糧靡屨酒葢醫藥迎勞將送取其於平糶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助而無嫌焉此其為治之大畧也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僭而徂利偽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為奸利刃

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為之用不測之
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捕之執
為偽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
而一境偽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偽濫事覺吏人因為奸利輒
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
慶得偽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
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
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濫之連逮無至崇安
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
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
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

他人乎黃之兄果為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奇且以
脫已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
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
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為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蓋未辨
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
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為文書薦之使臣
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
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所申理崇
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某
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
而所立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

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
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葺署君為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
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
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敬歷臺省寬大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蘓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
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為空起公為西行臺中丞拯
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
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
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
君之行事為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
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為取其民之

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張：我民孰父母予胥矣富人寡貧已瘡歸視其家朝不謀
夕歉盈倍蓰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
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
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葛莠有詢寬來虛受先民之勞
或飲之酒姦軌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隕夷養恬舒：窮山深
原樞牖戢：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
而嘗斲君久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
沃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疲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
以享以食繫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
稱山有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

蒞州視君之為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藥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顛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

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恠細民嘗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剪理姦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跡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謫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為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節

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為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以為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藥君自豫章為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于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藥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實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柏梁橋藥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為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藥君生時靈異甚著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考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即達魯花赤鄧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即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薌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悞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雷已作於門廡駿奔不及于疾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載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與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旄倪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偏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為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寶協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立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巖乎與禱禋不違俯俄我人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惟醺脾豚為羞有定有羹神來顧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為喬為棟為楹為美為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與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伐神不可極曾孫

孫子有祀無斃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

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元氏
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于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
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
歸祔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國家之制秩三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墓
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史
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朝
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焉

于是使和尚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未
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動
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慰
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清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多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能選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萬壽山廣寒殿御器
金者獲之稱旨授武畧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州汀州
總 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轉懷遠
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以蔭讓
其弟山住從弟朶羅互為京畿廣衍倉使及中更大虧公賣

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憂群弟之無室也買舊產之
歿于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朶羅弓使干祿焉
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銀鈔法
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例革除
興國路大冶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豐路懷
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弗遜于
常邑人歸罪于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信于民
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舍供帳之
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遷忠翊校
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惟謹陞嘉興等處運糧
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校尉溫台等處運糧

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
戶親運米貳佰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佩雙
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

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便常苦舟不知
道並海行虞險夫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
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既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
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
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
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
可書者一日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
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于是增舟之多可

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時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法運官舶主庾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収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温台上至福建凡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温台運舟水脚之費歲于浙省闕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温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温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為

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為姦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室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為辭而執掠之無所得爨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鈎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為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為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為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

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脩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為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猶舊職也公白于朝堂曰其實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寧遠大將軍為柳州路達魯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于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于利害情偽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寶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頻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

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不十日即以轉輜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無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寃于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即兗州路同知脫木兒東平等處民戶總管元童承直即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帖木未仕保童承直即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子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與區維鄆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

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二樵侯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處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死淮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為大夫階奉訓爵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

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後年為年蒙恩奉被制書位為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先世之賜履也勲為輕車都尉階三品于法當樹表於神道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辭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于是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
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
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
第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天子卜相則
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顯仕其所推薦
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太盛為
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于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
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
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食中政院事
而公有玉山之封矣丐外便養倅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
魏郡之封矣歷疇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

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子三人孫
五人伐石為表于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帷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
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于清河本支扶疏子孫
衆多文瓘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
饒于歙疇之石筍大族之別上礫潺湲貴溪之原衣冠蟬聯
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為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
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
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歆鄉黨渾里門閭
府在朝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
乃開魏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

除難弟郡侯退焉林立嘉德孔脩不競不速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間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二松栢蒼二繫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雍虞集伯生

歸田藁十六

碑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陳公神道碑

昔我世祖皇帝續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楊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鶚百一竇公默子聲王公磐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帷幄尊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

則亦有恢宏之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贊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蒼省柘城陳文肅公其人也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于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聞積學顧問進退靡有關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摠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于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掖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為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之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歎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儀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擢公左右司都事以從

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諧言阿合馬坐省堂氣焰薰灼掾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處曰公不得署此衆愕貽恐蹈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避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為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款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為政之大者公皆執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堂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農桑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雷公膺上章享之上命樞密曾公

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言官為國事非私
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苛擾務
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民未
孚於新政擢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
玉山宣慰使陳公某慶甫馬公紹子卿帥師往討方立馬撫
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歿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
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為變者軍帥大怒執郡
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
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
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
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

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
釋之明日匍匐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
瘐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
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
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
之不為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司事未
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飢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
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于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
移江東朝命造五軍甲公董其事省臣用譖將因欲中傷之
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譖者乃不得
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迴車而雨桑哥用事奏請通行理

算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屬民空其家財往二妻子寒飢困辱
有不忍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瑩奉行尤力徽
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瀕海民貧而橫必激變得寢其行而
本道丞意朕剝獄犴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朝廷以兩
浙鹽法壞擢公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禁私煎抑權豪
弊革而利通公私稱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
州以恤民理學為先務行省也速達兒威迫州郡取淘金者
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克者遂止歲且終省檄列
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
危迫不知所為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夏稅不日而絲
其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

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
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鄱陽尤甚公既
賑池民兼憂鄰郡之害請于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
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
廉訪使默昏情擊貪冗濫食官府者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
告憲牘為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于池陽寓地之正寢享
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
太常定謚曰文肅呼公美髯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
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任內朝省府廉慰江南諸道皆有異
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廟堂之上豈非命乎

故某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于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為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謁焉忠宣曰此世祖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目睫豈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乎娶王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彝麟早世誠以蔭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

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適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事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允中銘曰

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々其謀翼々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馨欵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勤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丞姦慝我抑列在御

史因匪正人立言不諭直道以信方州邇止資其豈弟嗟彼
南服未寃新理會稽邈悠宗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
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
海江之間千里與區三治宣闡兩貳鹽筴憲軺屢陞郡紱增
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荷紫橫金蒼顏雪髭烏臺鳳池孰不
來歸江淮湯之而我獨遺協恭外朝用老伊始殿于九華諸
尼其止尚書履聲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之有子
世為御史至於賢孫冠豸者四持節沂江舊治足來遺風凜
然後賢寤懷昔忝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
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言敢辭復諄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
公謚襄敏楊公神道碑

維昔我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智
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而
經營訏謨大得志于天下矣逮我世祖皇帝天度恢廓聖
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置
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功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得
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歸在祖宗時其國人多已
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世祖皇帝
已被識察待遇不同于衆人國制禁衛之嚴出入有定處無
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頃即受命在左右以門者之未素識也

持勅令勿有所呵宰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臘固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聖恩厚甚然一日去帷幄則不得日觀天顏非臣之願也天子察其忠止其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城之北中為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悉受分地以為第宅式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于朝謁為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子教化年六歲次子朶而只纔四歲耳朶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愍公而教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煢焉相顧未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 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宮臣曰昔式臘唐吾台事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二

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二子明爽莊重它日可望也因使公事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摠兵朔方鎮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內朝以玉章賜之蓋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為機密符令之信 武宗顧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命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秦京師是時 上病已久官府不能無所觀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勝憤前謂之曰 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帥士大夫軍萬里外以敵愾

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無所私也爾柰何阻之恨不得
面質爾罪於天子即引所持撾擊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
愧而壯之及上崩內廷與宰臣議所立非祖宗法荅刺罕
忠獻王哈刺哈孫持重不發遣信使趣仁宗還鎮京師以
迎武皇帝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
見仁宗曰太子在北方尚遠事亟矣不於此時還京師宗
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遣李益朶而只乘傳
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
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
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
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新天子赦前不可以細人失大

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臣尤不敢奉詔上嘉歎而從
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
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上問
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千里而遠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
何可若是其遠耶即日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
作天子遣醫晝夜問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
三十有三上聞為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
五千緡以恤其家自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賻以延祐二年四
月某日葬宛平縣香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
一人衍飭繼室王夫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
十八年為後至元三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祔焉

李夫人事居姑趙夫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
軍夫人治家嘗如公家居然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
育恩勤如已出者勸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
學何以自致見其能學則以自慰嘗居端莊不安言笑坐茵
故弊而完潔不易恒處凝塵不除晏如也朝之士大夫莫不
稱其貞節有母道焉衍飭之幼得見仁宗摩其頂而歎曰
其父忠勤事先皇以及于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
在此子矣出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今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逮事皇祖之故臣有子
孫可用者得衍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清明端直有先人
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刺贈推忠佐運功

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謚忠定夫人米卜氏封
夏國夫人父武臘唐吾台贈推誠翊戴功臣大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夏國夫人公謚康靖夫人梁氏趙氏皆封夏國
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
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人王氏封夏
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其子不花佐憲河
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殊訥公子衍飭受知聖明皆起
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耳目之寄豈他
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嘗奉詔書中丞遺事于其神
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為集雖老退田野筆墨荒落而粗悉其
世求著為銘詩不敢辭也其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摠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
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啓
其封心雄萬夫康清有作一見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
樂外馳俾事 裕皇實由眷知二惠競爽而弗及見堯三發
孤卒克有踐公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二中丞弟兄相望大
統之傳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社之危 仁廟有
為克斷弗疑公來贊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興國事
攸賴至大清明聖功聿成統宗會元為國之經聖子神孫有
永無斁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昨鄉邦桓圭袞裳煒二煌二
有賁永藏暫微復興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天子兩襄之
所松柏桓二史臣有書千載弗刊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
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
道碑

集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止
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
稱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
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軼 於兵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
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彊並驅俊又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
試民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淳

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
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
凶不仕而見知朝廷在被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優存者
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
於朝廷急于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
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
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
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
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于河南河北而
為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
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

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端三憂畏其
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
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為戶工二部
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
當是時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御史當閱工部卷趙公與公
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于激怒以
傷大體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
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
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
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
至到畧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

辭以哀之其三也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
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眩
鬻以為樂禁卒外衛中官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
王近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日之費
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
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儲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
為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
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
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天子歛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
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如昔
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

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
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
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
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
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
院之所司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
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
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
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
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飢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
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孥者遷奉

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負行禮學官以為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安公祐劉公膺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

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為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鉉鬻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于官幾無以為斂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文皇起拜浙東廉訪司經歷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

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獲嘉
薄冀寧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尉僉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傅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
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煇昭耀天綱副憲廣右
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
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
恩官爵勲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
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于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
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
代我請銘其容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
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

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昔在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二桓二寬則易弛容則多
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
不興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器竊我威命狐詐虎虓肆
為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道餘力我二惠文
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隳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
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鈎箱無施反歎其能不惡
而嚴官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諤二有言狂狷屏息公
贊大農務植本根御奏其書以孚上恩玉食不會庶邦畢獻
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二畿甸周諏二一年載遷盡瘁以
瘡嗟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踐以陟垂五十年令子

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忠遺直文訓斯在爰及其孫夙
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之來徵斯文三加彌尊
有爵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三

墓誌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治獄
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迪功即祖果父震妣
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立臨川文物之邦
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望于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
冠偉儒為衆庶儀表三四十年而後盡君之生後于諸公而
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蚤有譽於州里郡人力足以致客
者具禮幣迎君子家塾身率子弟受學候問敬養如事父兄

歸田藁十七

雍虞集伯生

久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居而講授焉一畝之宮近接闌闌
樹竹數个門庭蕭然外齊內燕嚴靖有恒戶外之屨常滿與
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油然而
自得虛驕暴厲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
軌轍而郡中俊彥有聲者造之皆自以為出其門矣君居必
端坐出入有節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
人過失長短而不經之瀆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
過郡者必來見多愛慕之不忍即去自部使者郡長吏以下
文武吏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裝回至于君之里君樂易莊
敬接之^省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豈弟愛人之說則深致意焉
江西行憲司聘辟皆不就朝廷嘗遣奉使分道問民疾苦於

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實來江西以遺逸特舉君一人學
官歲時致廩餼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不稱之
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事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承順甘
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側及笄
審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
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哀慕摧毀不敢自以為衰君子稱焉
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
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
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繼祖之次子益
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
諸臨川靈臺鄉高福嶺之原使其甥女之子李彛來求銘君

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霽如也於此可以觀其人焉君有近體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預作期勿忘仍勿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慕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詭而今亦止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化俗達材本乎君子奕奕侯邦民庶來止孰敦吾涼孰廓吾鄙躬行以率人用知耻有游有從觀感成美仁義之言其著

在此銘表其鄉以勗髦士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窆焉先事來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淳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

侑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寧主簿文盛武寧
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
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
而著廷辟為之厲矣是為先生之大父而先生蚤喪其父瑀
鞠於伯氏伯氏歿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世母朱氏年八
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
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于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
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者不衰則
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國家混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
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文學之吏
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

不求見焉故楚國程文憲公見知于

世祖皇帝凡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于
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相望足下耿：如玉
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
為人可知已郡人尊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
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
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字仲谷弱不
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
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子弟婚嫁
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淳安令平山曾子良退居其
鄉先生從之游其要以為求聖賢樂處崇仁甘泳中夫者以

馬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音節氣岸久而造於冲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林學士同郡吳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今學士豫章揭公曷石引以比諸涿郡盧公擊以為盧公位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茂踈澹皆確論也先生初與曷碩友同郡孟均盱江程百年劉時習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至貴顯先生泊然自如又有孫君履常亦自金陵來徙者也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之望而先生尤為清苦詩特其一學之美而已集從先生寓是邦五十有餘年退而閑居者八年始哭學士吳公先生又三年而哭孫先生又三年而哭先生而郡之老成盡矣吾黨之小子學者將何所仰乎故不辭

而為之書先生娶節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即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次端為伯兄後又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幼適涂禹玉孫男四人長濟元生還生女五人長適周士元次適楊讓又其次適陳曾幼在室先生平日之言曰士無求用於世唯求無愧於世蓋名言也其歿也自始病至寢疾飲食服藥如其常其將歿召子孫申誨以先世之所以久遠者屬以輯其遺文而不及它事沐浴具衣冠即席久之翛然而逝可以見其為學矣銘曰先覺既遠學迷其宗危者為崇愿者為恭不足之欺善默其容君子憂之孰為汙隆我瞻青田卓哉獨識陽春高秋青天白日孰造其原不載以積吾儕困學每病其室墩：先生於

學其傳安節躬行不矜不遷我咏其詩幽茂自然梅江有藏
隱君之所

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樂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
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廿六都之圓湖石鐘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先世列行事著銘刻石於
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
墓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從禧宗入蜀守仁壽郡因
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宗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
允文四世祖直秘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
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國

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

考故國史院編

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雍郡公

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宗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

生于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宗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

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于館故小字曰常明年

楊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宗止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
中旦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于膝下口授
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
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
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公澄幼清氏先夫人曰此

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于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國語時人已歎其識民間傳聞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王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為賓客署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饋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憂不

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于詩于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于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著為書尤病左氏之夸于辭而謬于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可讀吳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蓋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于世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對次對而仲常除

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慟哭
為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問官多自進士出敏于為官而仲常
信所學頗稱僻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
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
皆不寬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
曰某方火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探至達晝夜告者
數十寢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
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巫大言惟
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其吏曰吾未暇耳行當召問之明
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為狀坐捕盜司召巫
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仲常命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

為大亂此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其奸狀與其黨數十人羅
絡內外果將為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
為之仲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
安始服儒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而道中
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弟葉同
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
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
冠之世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
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疏使我兄
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
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

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宣等屢以斯文為請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旦次豈皆國學生孫裕貺埴椿桂埴女適賈熙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儆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託翳丘土明復為人孰待來古

皮榮維楨墓誌銘

皮榮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熾里人也故宗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即知平江縣事巽之

曾孫鄉貢進士內附國朝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府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廕授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榮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告老而歸猶奉二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已任特為書達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

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榮為之客甚見愛重將署置
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喪其父
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為意二知己鉅公又先後去世是
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
子男一人西女三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
幼榮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
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集
為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其起而際
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榮內外家文獻
庶有足徵者榮又敏學意氣蓋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
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

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故脩職即建昌軍軍事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于其
邑世宗之為望族故宗時有諱蔭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
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雲翔承事郎生通直郎
監南嶽廟賜緋魚袋遂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
中大夫初君以為曾大夫禮部尚書贊章閣學士通議大夫
廣東經畧安撫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為大父奉議
大夫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為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
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夕尚書夢

得寶鼎于狀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為吾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嶷如成人弱冠為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將仕即以歸時方多虞聞臣急于用材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出官脩職即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從君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倅韶奉尚書將入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療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為遂死踰年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謂尚書家遺業甚盛將為

不利於為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歸櫬南海則以為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寧處求申其職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柰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隣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畧之棺也寇為之感而問曰故宗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哀之而

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蜚鄉歸朝薦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广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誥命以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為交遊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如此鄉人有蒙誣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為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為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飢者後庚午歲歲復飢雷氏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為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广山為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過也國

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遽乏君盡歸所贖資以養之親喪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焱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授次濤女四壻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

妨朝夕之養亟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遺
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子孫
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社皆死國難與君歸柩之事皆
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
曰
赫々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柩海濱安其歸
魂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生瞻令儀其藏
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楊君墓誌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漢公居清茶坊子孫益

銘

顯僖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膳從之其弟勝為丹稜主簿遂家
眉州歷五代宗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參
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彗星忤時宰退居
台州以歿參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復之其仲子
也官至 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
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畿內附
國朝以嘉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管兼府尹軍旅之餘江廣之
間綏撫鎮遏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苦兵寇之
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稍々北還而家業狼狽僅保性命凡道
出度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于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居廬陵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個儻好學問喜交游一時之名人
若故宗禮部侍郎鄧公中齋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游和州有先業在杭之咸
林叅政之退居嘗聚族于斯也南安沒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蕪沒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淄萊李公世英
故江西叅知政事東平徐公瑛知其才力薦之仕乃以文廕
除脩武校尉韶州路仁化縣尹歷吉州稅提領永新州判
官改承務郎邵武路邵武縣尹廣西慶遠南丹安撫司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

娶王氏廬陵人生子昌文彬文昌文資爽異好讀書衡州公
之在任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老也以善事稱屢赴
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廕授崇仁縣尉以至元
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生奉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
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久病聞尉之歿起撫棺大慟
遂以病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哉尉知
集之自楊氏出也其始至即以父命來謁求通其譜于舅氏
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先雍郡夫人之父則故宗工部侍郎國
子祭酒諱某其系則出于丹稜府君於屬則叅政其叔父也
寶祐景定間侍郎與叅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
衡州君欲與集中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

樵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喪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
及書也彬文來奔喪又號于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邑
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沒在殯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掉而同僚
亦深念之况于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于一言乎昌文
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邈悠鬱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
永載柩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
山阿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祉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
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

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解之
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
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
懼他時耕鋤之及也下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
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于家
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
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
母二十喪父值宗之亾寇起旁鄰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
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
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患害家以

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語為切要懇懇為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葬之力不足為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二圖畢其義事其為人大槩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為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于人孰若脩實學于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晝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

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子銘曰
深藏之土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隱士婁君太和墓誌墓

婁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却宋嘉定參政忠簡公機之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建以詩經貢郡晚以特科對策歷官至監福州閩安鎮受知于三衢徐公霖廣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浚儀趙崇擇同郡林寶夫段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即吉州司法叅軍而宗止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貢進士季起莘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

之子而君則賢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
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青雲之峰而永歎
焉昔嘗見其渠二煌二者今亡有矣亭榭花木巋然百年之
舊惟妻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
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前主石
城簿時故翰林學士吳公澄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
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
鬚髮皓白儀觀甚偉如商山老人畫像正至朔望深夜巍冠
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
夫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妻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禁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旨

復召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族
得妻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戶庭
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妻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予
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觴豆在列子弟序立執
事君時已得末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諸
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于文雅不
覺恍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仍改至元丙子之歲五月
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槩等將以明
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豐
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予從程吳二公之
文知妻氏家世懿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意

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也
而同居無別籍循二然奉承扶持畧不見其有間鄉里州閭
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乎
即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述君之行甚詳蓋
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楊
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葬郡人淳熙神童王克勤之諸孫登
龍者娶於余賢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壻得君君尚幼女猶待
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無
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妙嘗許
適舅氏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賫裝以之
歸厚遺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橐畧無存者衣衾棺槨君

悉為之具蓋君之資質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稍
長能棄幼志遇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咨稟於父而行之有成
人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整
居無它好坐無襍賓服無華靡室無妾媵凜然畏慎如恐失
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為完
德嘉遜者矣子三人槩彬楫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銘
曰
令德之門殆難為賢隱君有能者自蚤年五十而哀其用弗
宣身脩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
在阡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三司磨勘贈太師式主
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是公非兩先生是為集賢學士贈
太師敞中書舍人贈太傅放太傅之孫全州史金符遷金溪
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主簿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
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以至元辛巳生元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
以其從子徹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
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孫
忠厚而衆多蓋為之屢書其遺事茲何靳乎乃得其從叔父
有容之言曰予于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欲其
久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予乃按而

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父故
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深也
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况人能從
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旦者所能及哉以長子
綜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咨稟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之生
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于利而用恒足
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憂使其親日休然觴
咏為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皇慶壬子其父歿延祐甲
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長弟
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徹才七歲教育如已
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間予

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為病也讀書之外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閑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為可閑矣娶周氏子一人任女五人子任居喪方弱冠傲懷伯父之撫已也佐任治襄事惟謹族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傲實來墓在某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先宗文學大家在江右者歐陽王曾劉相等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盛哉銘曰
墨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有堅匪今 今幾三百年濟二衣冠豈弟之士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旨遣使召還輿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郡士之工于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目偉然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病間而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于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友直世以游為氏而黃氏之族皆同出于一人之身者遂為路人而與為兄弟族人者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著譜去游復黃我娶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為子久之殊不安也不敢以為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履信取履信以為子履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勳其著譜請一言以自

信予廼為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不憚於
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袁君誠夫為復信求
銘東之墓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而勉又從誠夫遊
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宗寶祐甲寅年二十時
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盜旁起未寧其父與幼子避之他所
遇害于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而遇方外士得治
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文叔兄弟子姪皆善醫一家
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非粗工所知東之從之游
盡得其學所療多十全者保嬰玉鑑四卷傷寒摠要三卷脉
法三卷集驗良方六卷藏于家於病家之酬貧者無所取粗
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貧者不復辭多或有田二十五畝而求

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為貧遽失田則無以
為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田來學者眾輒語之
曰治予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
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
子沉默通博庶幾得之沉審不忽易善揀而不為利則不輕
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諄謹且卒又出集驗
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彊力而推充之
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為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
十一日戒其子孫曰予自揆平生無妄醫殺人之罪僧道士
其勿用嘗自擇葬地後知其弗善弗用也更得里之淳湖坐
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窆予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審而

善斷者年康彊隱于醫以歿利澤之遺將克昌其後嗣也夫
為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彛倫弗戢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
禮微或不安君子弗復善哉東之為書孔多厚生慎微古人
同科古之為治尊生辨類以此抹傷是以足貴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宜黃縣言于撫州有盜起仙桂鄉之南坑郡言
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虎翼招討郭昂捕治之兵至其處
廼議曰環賊出入之道畫圖分其地各以兵殲之行軍令史
李榮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興變一家容有所不知今盜起平
民已受其害今不誅盜而欲擅殺平民乎脅從者猶當賞之
况不知情者而可殺乎竊聞國家之制有罪者父子不相及
也羣盜可以名得數十里之間口且數萬其可濫及乎當是

雍虞

歸田藁十八
集伯生

時內附未久守吏率欲以威服衆軍中又利其子女金帛往往計皆出此而莫之爭主者聞榮言皆變色榮又言此吾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思撫綏以稱國家懷柔之意而欲盡勦之脫會府有命如此猶當申理其可專殺乎兵官怒引弓射榮榮曰殺我活萬命可也兵官愧悟約矢箠中更好問曰然則當何如榮曰盜烏合草間無持久之計當按兵勿動以鎮之吾良民豈不知逃死求生哉吾以誠意諭之智者効謀勇者効力不日而盜成擒矣用其策民大感悅牛酒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去鄉民遂安當是時微榮一言則枉死者衆新附未安之民疑貳反側其禍有不勝言者今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予過臨川有諸生李本來謁循二進

退有學者之風從容問其家世事則以鄉先生孫履常氏所為述墓田記相示且言其詳如此而其祖母王氏則宋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珪之子中大夫知撫州仲山五世孫女也為之歎而勉之又明日仲華之子季淵率九子諸壻與孫來請曰先父南坑之事昔者其鄉之民感之今其子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之今聞之者或寡矣得一言于太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季淵等之幸也敢請如是者數至于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言當時與俱為掾者何止數十人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等治儒術與縉紳先生游豈天之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墓足以為世勸固史官之事也榮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多儒者愛其明法律推擇為吏至元以

來仍從事於郡以嚴敏稱連出佐其屬縣猶慎獄事多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吏檄至而歿本桓架棗其長子故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學正伯源之子也棟樞樞楫李淵之子也李淵孝於母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多能言之嗚呼漢大儒多出名法吏家况李氏有陰德其後必有顯者乎是為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曾祖大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

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璿生曄始居咸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

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群書家貧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還之粥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乃止粥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卅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

萬境皆融熈二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警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雙峯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子紙滿壁皆徽庵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頹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頹之者盱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嘗往來徽

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于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魯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々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于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齟齬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于人而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

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于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宗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丞蜀人黃酉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宗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

傍近寇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注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易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宗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

仕而所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教
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教
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
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
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
會至語之理學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
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
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
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脩己以敬一章指
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嘗用力于斯者多所感
發二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

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
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及在
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
經明行脩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平章軍國重事不
灰木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建事

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
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
史院編脩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
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况于
人乎然夫子勸滌離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

者深以開以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閭下之
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
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棄由作外臣澄雖不敏
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閭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為一
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沍京師學者奉先生而學問焉
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
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詹
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
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邵子之書
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
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著其說至

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
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
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其門人
猶能守其法久之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
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于是六館諸生知
所趨嚮先生旦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
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
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
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
寒暑不廢予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負者亦皆有
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

錢更紛然新執政鑄錢改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而
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
紹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賓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膺拜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遷
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
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告
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悵二失所依有流涕者長數十
人追至河上隰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
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為主
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

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
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
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
六越月脩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
孟子道性善堯舜至于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
官或恠其平易先生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
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總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
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詔召先生
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愒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
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
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

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朝廷赫
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階太中大夫遣
直省舍人劉字蘭奚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
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
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左丞速
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
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
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
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
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

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
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效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
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
生請俟駕還復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
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溫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
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
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壘之制新廟作十三遷未及
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于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

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
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豈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
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脩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
生總其事分局纂脩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
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化門外
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送至楊村不及而
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民田時
激變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之詔蠲虛增之稅唯江西有郡
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
治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朝數言于執政者泰定改
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先生復以二事為言詔書始免包銀

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
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復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
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
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
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
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
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
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翹顛
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
行所謂明經實漸寡陋况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
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

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為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名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蹟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粵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遠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追責其在薦

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天曆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游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表明善言嘗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

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
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
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數
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譙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
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
先生寢疾病踰旬屏醫藥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
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
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歛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
男五文廌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
哀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受撫州路儒學教授稟置孫男十
一當蕃富當營奮里昇爨畚界營富早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

熊鈴袁鎮黃盎曾孫男四全公命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
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
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
張子之歿門人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
所奮力以張皇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
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
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
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
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
之盛而二家門人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
以來又將百年為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

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止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髻
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于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
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推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
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于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
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
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
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
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憮然
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
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

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
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
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于聖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感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
窮矣其于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于周邵而義理則本
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正其缺衍謬誤其纂
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于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
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蓋致
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
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
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

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
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
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
經無不通之例既采撫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
分所異合所同纂為摠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
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
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二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
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
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
記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

甚畧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
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迺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
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
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
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
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于舊就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
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
餘年其亾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
紛固泥于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
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

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
程子之書既定于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
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于篇首而正蒙次之又
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
也先生之博通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遑各以其
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
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
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
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
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
學之途轍首見于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考見

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
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屬如秋霜煦若
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
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
求于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慙遺文星下
墜後死者不得有與于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于後世
者亦賴此而已矣烏乎天子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
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于朝嘗從先生之後歸
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
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
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

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虞集狀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負直平步趨惟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為自比諸葛宋熈其炎歛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歲華至元

以來聖賢繼作屢聘益尊麟從鳳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寶歸慨然歸歎為世楷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修辭正經於昭其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合天不慙遺嚮哭交怛昔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宴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朝每踵先覺承乏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寄詩意速我還屬罹多故得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頽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復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虞集謹

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孫先
生復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公于
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為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寔來餞之城
闈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
奉席衿珮鏘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云雨雲在山庶
幾德人易我鄙頑爾俊爾彥楚二定二來觀來遊永有楷式
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邦士環
歸濯儒林摧榦披枝一之已甚奚再之為顧影懷人孰知
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炤小傳

陳炤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
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帥印應雷素知其才辟
為壽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甚清麗人甚
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滿數改官知朐山縣應
雷猶留之幕府丁母憂歸毘陵歲甲戌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往
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叅知政事蜀人姚希
德之子嘗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
佐之嘗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
生同起治郡事率羸億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屬士
氣以守繕城郭備糧糗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

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擁
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嘗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
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
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
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驅之號泣以
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猶炤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
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寤之不去北兵
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
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求常州人得
僧璘者具以炤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管
為炤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

耳不知其他遂署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炤平生多文
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壙志應進士
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章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鼈應麟皆鄉貢進士某曾孫顯曾今為儒
陵陽宰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與勢已甚盛而嘗炤死殆無
愧于巡遠炤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國
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寄而死千百人中
一二耳若炤者不亦悲夫
史官曰伯顏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
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
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百以余款其數目矣

信曰臨卷之也國陣臨世大興嘗不奉而書之奉以入其

史官曰自臨卷師之現以商計軍以獲大也其或官商有以

一二其者亦不亦悲夫

雖各官不一二則各以其小身舍平則商高而天十百人中

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

百白第之也守其不其

對所氣痛之曰舍而商而守其不其

曰入其氣痛之曰舍而商而守其不其

事文自給其不其

其不味其以

其不味其以



